

青海少数民族古籍丛书



土族格赛尔

〔德〕 施劳德 记录
李克郁 翻译

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青海少数民族古籍丛书

土族格赛尔

〔德〕 施劳德 记录
李克郁 翻译

青海人民出版社

1994·西宁

(青)新登字01号

青海少数民族古籍丛书

土 族 格 赛 尔

[德] 施劳得 记录

李克郁 翻译

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西宁市西关大街96号)

青海省新华书店发行 青海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: 20.75 插页: 8 字数: 46万

1994年9月第1版 1994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2,000

ISBN 7-225-00861-7/I·134 定价: 12.30元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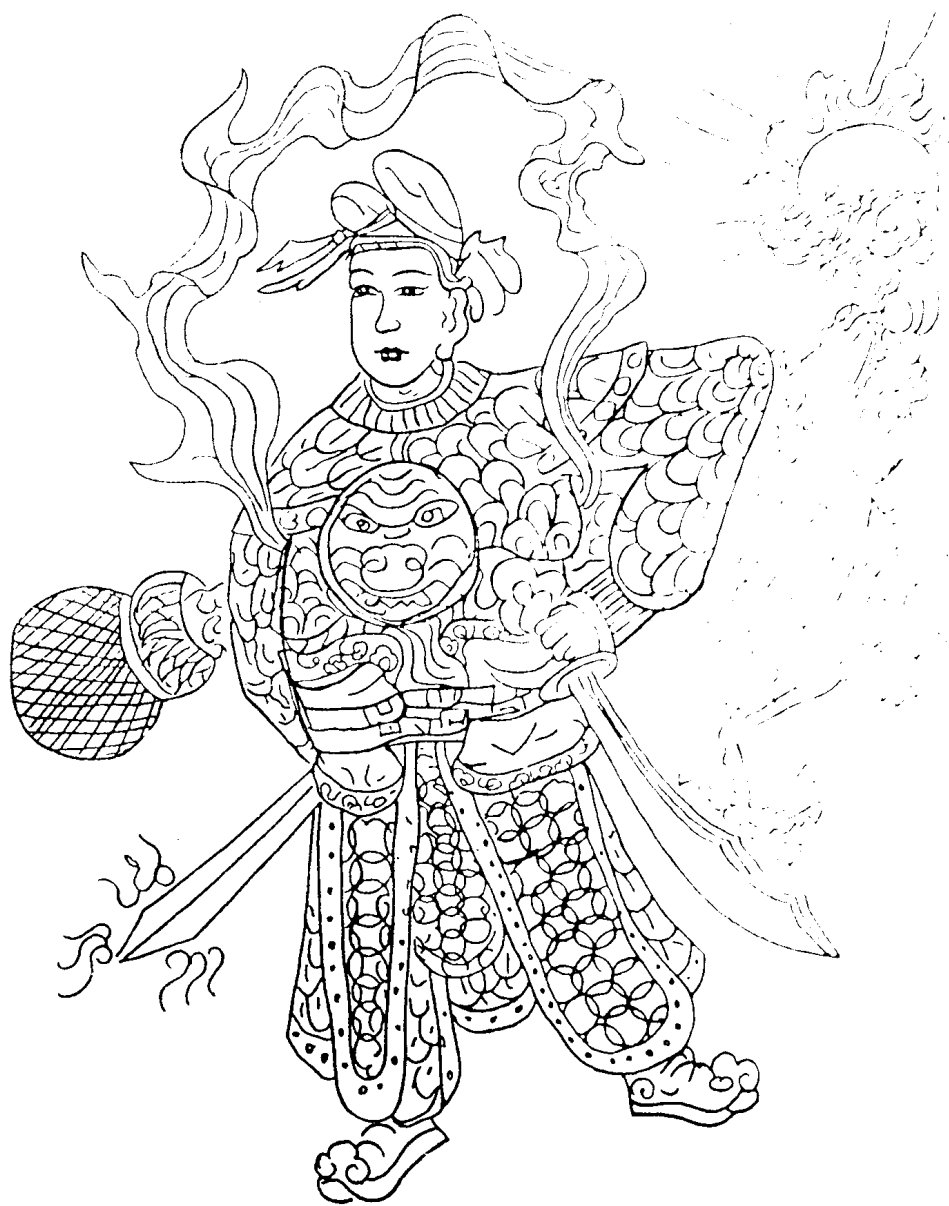
老可汗：罕木洛夏尔干桑



格赛尔



斯藏莎



撒兴丹尔玛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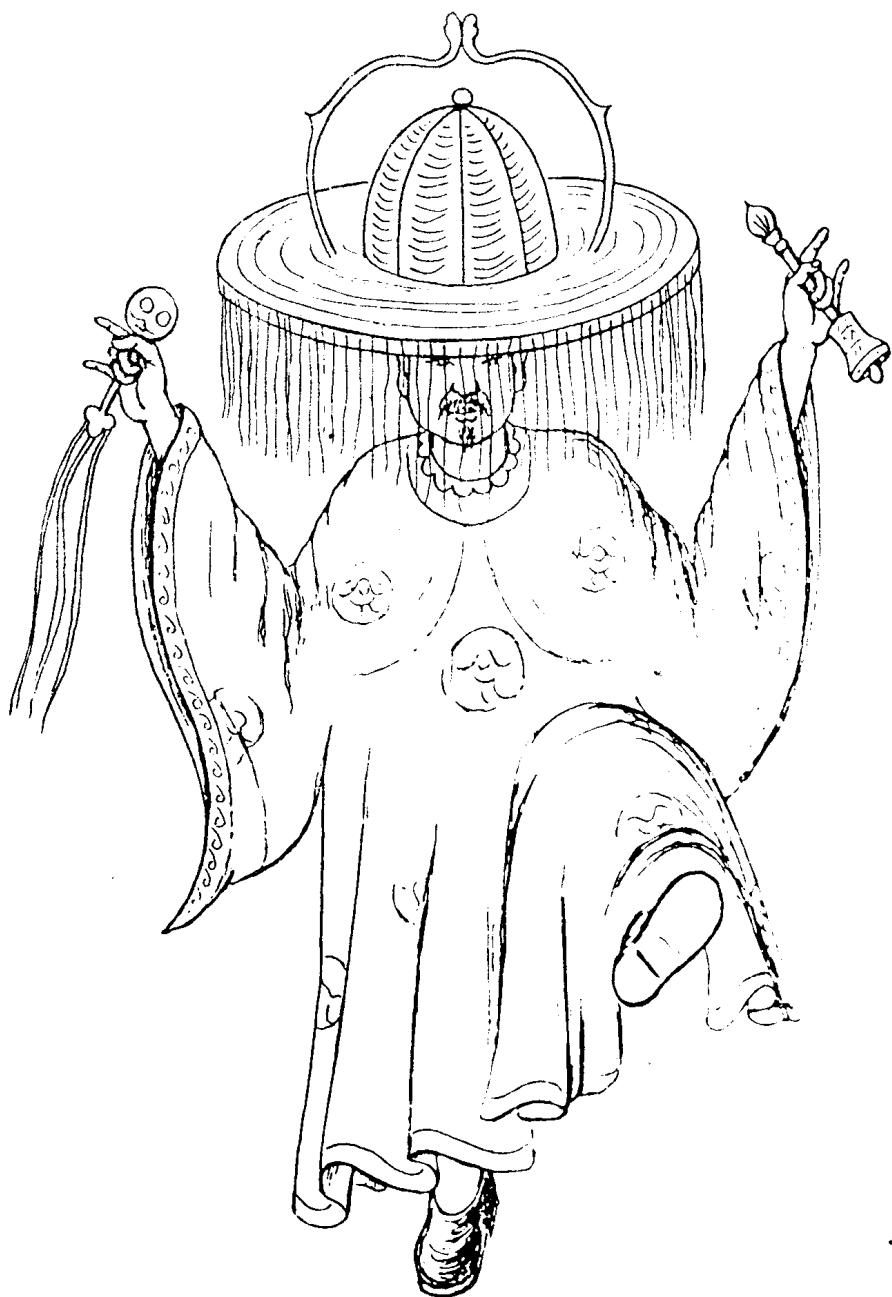
夏尔吉夏尔干桑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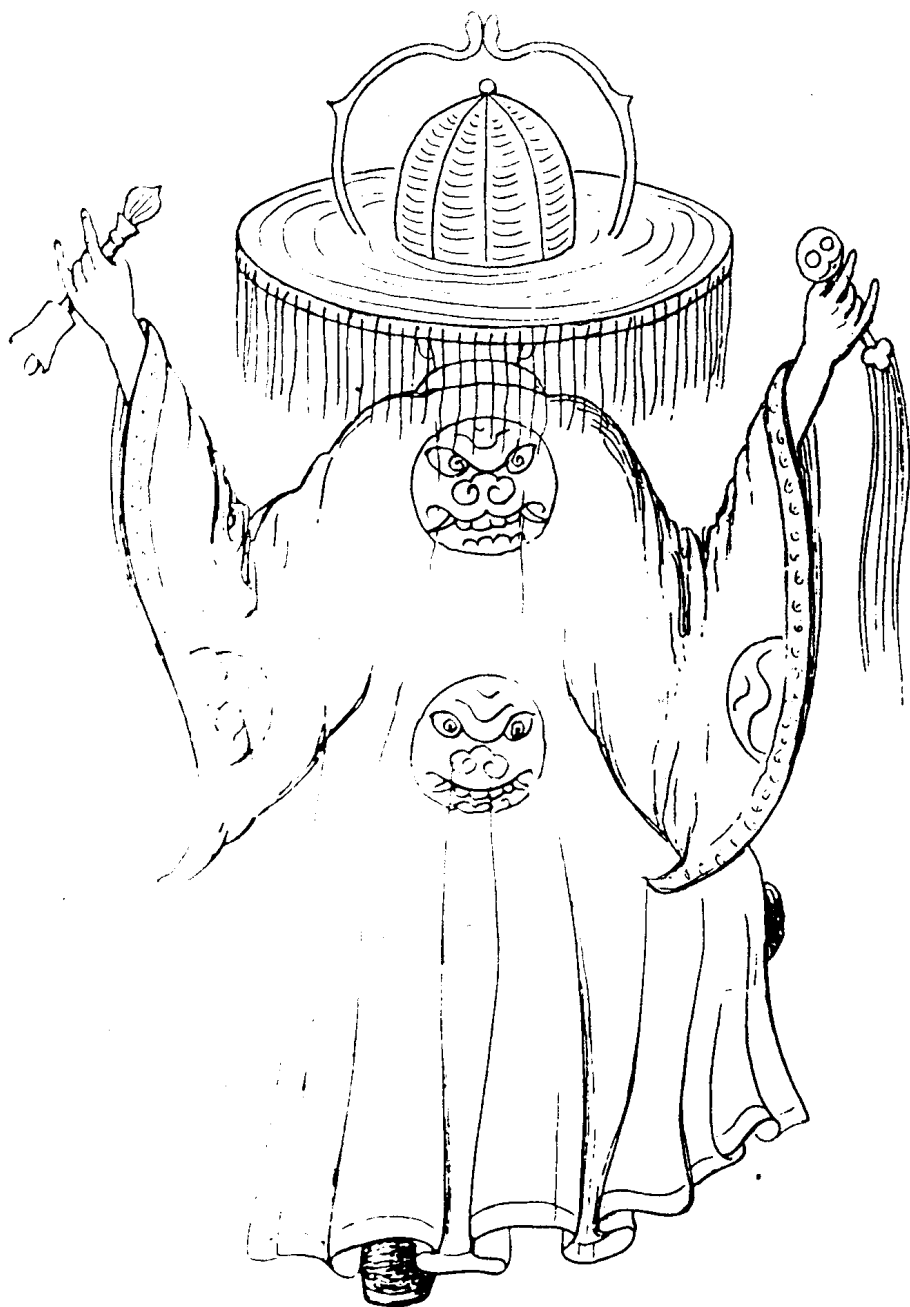
鲁日赞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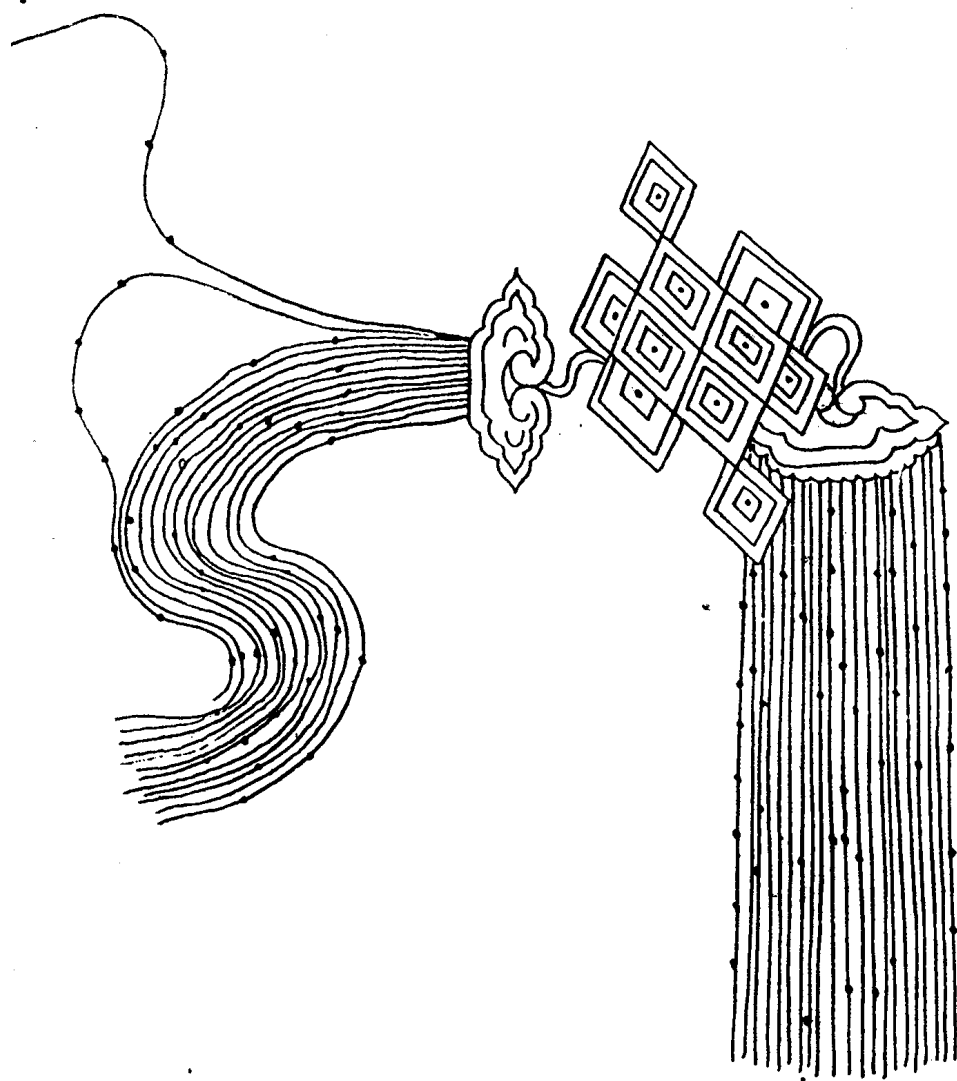
乌都特可汗



僧人（正面）



僧人（背面）



卜索

《青海少数民族古籍丛书》

出版说明

《青海少数民族古籍丛书》，是根据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整理我国少数民族古籍的指示精神，由青海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少数民族古籍办公室规划整理，青海人民出版社、青海民族出版社出版的。

青海是一个多民族杂居的地区，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和互相交往中，创造并保留了大量的精神财富，它包括历史、语言、文学、艺术、哲学、宗教、天文、历算、地理、军事、医药、美术、生产技术等。这些精神财富有的用文字记载了下来，有的则以口头方式在民间流传。由于历史的原因，过去从未被系统地整理过，加之“文化大革命”中的破坏和“左”的思想干扰，损失严重。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党中央、国务院多次下达文件，指出“整理古籍，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，是一项十分重要的，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。”从而把整理古籍，包括少数民族古籍列入了国家议事日程。为了贯彻落实党和政府的上述指示精神，抢救青海各少数民族的文化遗产，使广大人民了解和研究青海，更好地为青海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，为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。我们采取边搜集、边整理、边出版的方式，有计划地把青海各少数民族古籍，以

《青海少数民族古籍丛书》的形式，陆续奉献给读者。

少数民族古籍时代的跨度比较大，为了使多数人能够看懂，我们在不影响原貌的前提下，对这类古籍一般都作了标点、分段、注释、繁体字改简化字、翻译（少数民族文字译为汉文）等整理工作，对明显的错误，进行了校正和说明。本丛书一律采用横排，以辑录、汇编或单行本的形式出版。由于作者受所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，反映到书的内容上难免精华和糟粕并存。这就要求广大读者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阅读。

《青海少数民族古籍丛书》以出版青海省各少数民族古籍为主，同时也承担一些根据青海省同兄弟省、市、区协作规划所应整理出版的少数民族古籍。

青海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刚刚起步，在青海历史上属开创性的工作。由于我们的经验和水平有限，错误在所难免，敬请读者批评指正。

青海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

少数民族古籍办公室

1989年5月

译者的话

当我捧起《土族格赛尔》^①的时候，不由自主地想起了故事的演唱者官布希加和一些相关的遥远的往事。

记得1944年，在我9岁那年，父亲用自己多年的积蓄盖了三间土木结构的房子。因为是新房子，里面的板壁需要油漆，并要作画装潢。因此，父亲要哥哥和我一同前去请木拉霍尼其（mulaa huniqi，小羊圈）的画匠。从我家所在的斯緬（smeen，下寺尔。今互助东山乡寺尔村）阿寅勒到木拉霍尼其要翻越两座小山。我和哥哥日出时出发，日落时返回，请来了画匠。

这位画匠的名字叫官布希加。官布希加是个很有个性的人，他不健谈，当别人同他谈话时，他总是转过头去，从不正脸瞧你的面孔。

官布希加来到我家里，大约有两三天时间。有一天晚上，也就是第三天的晚上吧，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，村里的大人们一个个来到我家里，大约有十来个人。乡里人有个特点，平时串门闲聊，总是大喊大叫的，可是这天晚上很反常，他们一个个不声不响，悄悄地进了新盖的那座房里。

我家院子的中心点上，有一座用土坯砌成的台子，周围是喂养牲畜的槽，所以，这个土台子叫做转槽或圆槽。转槽的中心点上是高约三丈多的旗杆，旗杆顶部飘着印有经文的幡。旗杆根部的南侧，是高出转槽约三尺的香炉，也是用土坯砌成的。这里是我百岁祖父每天早晨烧香磕头的地方。

F042/0P

等到人们来齐的时候，已是夜深人静了。父亲从屋里走了出来，煨了桑、烧了香，磕了头，然后又悄悄进了屋，把门反插上，弄得有些神秘。

我和哥哥觉得很奇怪，于是踮着脚不声不响地走近窗根，听大人们究竟在议论什么？原来画匠官布希加在给大家讲故事，时而低声唱着，时而讲述着。我们站在窗根下，耳朵贴在窗户上，还是听不清楚。可是在他唱曲调时，总是隔日隔，隔日隔（Girigi）的。从此，我们给了他一个绰号，叫做隔日隔，再也不叫他画匠或官布希加了。久而久之，我们全家人都称他隔日隔。至于其它地方有无此称号，不太清楚了。

后来，我们问父亲，隔日隔讲的是什么故事？为什么弄得那么神秘？父亲说，隔日隔讲的是格赛尔的故事。佛爷不准在蒙古尔（土族自称）当中讲这个故事。我烧香磕头是为了忏悔自己的罪过。

1947年，因生活之逼迫，我随父亲去甘肃永登县沙金沟驮炭。进了泽林峡，在大坂山的山脚下，路旁有一块边长约十尺的大石板，石板中部是个大窝，石板的左右两边是对称的两个土包。父亲告诉我，格赛尔曾经到过这里，翻越大坂山后就坐在这块大石板上休息。中部凹下去的部分是格赛尔的屁股压下去的，两边的土堆是从两只靴子里倒出来的。我们顺着十八盘路登上了大坂山顶，见大坂垭豁南部有一座北向南的石山，山梁上一道长长的沟，宛如切开的鱼背。父亲说，格赛尔翻大坂时，他的狗就是顺着那座山跑下去的，山梁上的那条沟是因为狗拖着索链，才留下了拖过索链的痕迹。

这些事已经是过去很久很久的事了。

1955年，我参加中国蒙古语族语言调查队，随队来到故乡